

丙丁龜鑑序

臣望聞以銅爲鑑可知妍醜以人爲鑑可知得
失以古爲鑑可知治亂人主任社稷之重事
非姓之休戚其於歷代之盛衰尤當究心者故
人主不可不觀史觀史則儆省之功深矣昔唐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
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吾輩可
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

知憂懼則吾輩斥矣士良爲計不欲人主讀書
正欲愚人主之耳目蔽人主之聰明也巧矣哉
臣豐豐忠赤無以自見每有嫠不恤緯憂在宗
周之心況當丙午丁未之厄歲而又日蝕元旦
昭示譴告殆如杞國憂天不遑寧處臣不佞遂
徧搜諸史竊惟是歲爲厄從古而然帝王之
史籍略而不書今自秦漢而下數之至於五代
爲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下通一千二百

六十載災異變故不可枚舉獨漢延熹丙午朔
日有食晉太康丙午丁未朔日皆食信乎陰陽
之有數也然數生於理理有是非得失則數
吉凶禍福自昔變異之來未有不兆於人爲者
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變異疎帝王以後格心
無術則變異密丙丁之厄皆厄也其厄於延熹
者以延熹之時小人之厄君子也其厄於太康
之朝夷狄之厄中國也臣故撫其實目曰丙丁

龜鑑釐爲十卷卷各有事事各有斷凡所以致
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瞭然在目則求天於天
者果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果不若求數
於理是爲得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於我數
根於理必以是書而盡見且知人主一日不可
不觀史也臣故總其說而爲之序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
奏名臣柴望序

今并作六卷

進丙丁龜鑑表

臣望伏以正次王王次春頒萬民之治義史載
事事載道有前代之元龜匪明氣數之興亡尙
示始終之勸戒言非所當罪不容誅臣實懼實
惶頓首伏念臣賦性至愚讀書甚少自憐孤苦
獲際休明念先世之孝廉本故家之崇義娶不
卹緯憂在宗周吾欲使君上爲堯舜況災見夏
行之朔而運當晉厄之年是殆水陰幾勝火德

信知有數決匪偶然苟曰無之胡爲至此痛思夫今日莫返頽波尚論乎古人具垂成鑒秦漢之君以下千有餘年方用之政可尋十常九失棲燈勘義滴露研硃姑援實以斷時宜敢飾說以欺天聽矧君子雖進而小人之根未痛絕天理雖明而人欲之蠹未盡消中國或侵於夷大綱未聯於小紀四方蹙蹙而靡騁萬民替替而不安輔成有賴於大臣所重尤關於天子茲

蓋伏望皇帝陛下體純乾之一法震主之威闡大學之明謹中庸之獨必安國本以安社稷必正君心以正朝廷當自九重首圖勵精之旨毋使億兆翫聞更化之言臣忍死籲天措身無地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戒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奉詣天庭上進以聞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
奏名臣柴望上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卷之一

宋 三衢柴 望輯

明

檇李

顧雲鵬

李肇亨

校

秦

昭襄王姓嬴氏

五十二年丙午 五十三年丁未

五十二年

楚考烈王八年 燕孝王三年

趙孝成王十一年 魏安釐王十二年



韓桓惠王十八年 齊王建十年
凡七國

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囂狐之聚 楚人遷曾於莒而取其地秦丞相范雎免

燕客蔡澤為秦丞相

五十三年

楚九年 燕王熹元年 魏二十三
年 趙十二年 韓十九年 齊十

一年

秦伐魏取吳城

韓王入朝於秦

魏舉國聽

命於秦

臣望謹按秦昭王五十二年丙午為周亡之

年人以為周之厄歲也昔武王定鼎於郊廓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則周之亡當在威烈王

卽位之六年今卒過其歷百六十有七年為

八百六十七年蓋文武成康積德之効也人

主苟能修德又非數之所能囿者觀於周歷

蓋可見矣

西漢

高祖皇帝姓劉氏

十二年丙午

十二年冬十月帝與布兵遇於靳西望其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遂大戰布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上還長安疾甚愈欲易太子榮良諫不聽孫叔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陸

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五日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上陽許而猶欲易之後直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

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下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立兄子滂爲吳王帝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召至撫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難豈若耶天下一家謹勿反滂曰不敢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燕王信誅

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計曰噲帝之故人也斬之恐後悔詔噲檻車傳詣長安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夏四月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

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慙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躑足待也乃發喪太子

盈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盈卽惠帝

孝惠皇帝

元年丁未

元年冬十二月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帝晨出射

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鳩飲之遂斷戚
夫人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
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
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
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春正月始城長安
西北方

臣望謹按高帝伐黥布呂后殺戚夫人竊以
爲人主心術不可不謹也孟軻曰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漢高帝以功臣與
及天下初定首戮韓信醢彭越信越固有罪
亦帝待人少恩有以致之布見信越誅夷豈
能無反而帝以伐布遺害夫君臣相戕豈世
道之福哉後之論帝者謂因僞遊雲夢而叛
者四起信乎爲人主者尤不可不以誠心待
臣下也夫帝於君臣之間固少恩也而帝於
父子之間亦豈有真心者溺於戚氏之愛遂

欲變置太子終使呂后不勝其忿遂有人璣
之慘帝不知念惠帝之爲其子后亦豈念趙
王如意之爲帝子信乎人主一心行於天下
行於宮庭其亦一本之以誠也至誠一念達
乎蠻貊而況於家庭乎泥於臣下乎故觀高
惠之丙午丁未則知其厄於理而非厄於數
也

孝武皇帝

建元六年丙午 元光元年丁未

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
火帝素服五日五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昌
免以田蚡爲丞相蚡受四方賂遺每奏事坐語
移日所言皆聽權移人主嘗薦人至二千石帝
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稍退八月有
星孛於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
胡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爲發兵遣

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
上書諫曰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
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
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治之地不牧之
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爭而陛下發兵
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竊恐將吏以
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尚未踰嶺
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王恢以便宜按兵治安

國而使使奉頭馳奏詔罷兵汲黯爲主爵都尉
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
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
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民傷水旱萬
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
粟以賑貧民黯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匈奴來請和親
天子下其議王恢曰匈奴和親卽復倍約不如
勿許興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匈奴難得
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人馬罷乏虜已全
制其弊此危道也不如和親議者多附安國於
是許之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
一人從董仲舒之言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
封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帝因此開邊

召王恢說誘匈奴之策兵連禍結海內虛耗

臣望謹按漢開邊自此始是漢建元元光丙
午丁未之一厄也自古有中國必有夷狄孟
軻氏謂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漢武帝聽王
恢開邊之議必欲掃穴犁庭使夷狄絕無噍
類連年出師海內虛耗士馬物故而後悔帝
亦好大喜功之心誤之也審如是則夷狄亂
華將遂縱之而莫遏歟中國猶元氣也夷狄猶客氣也元氣

既壯而後外邪客氣不能入誠使主德清明
朝綱振舉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序億兆萬
姓樂其生則夷狄雖頑自將稽首闕庭下矣
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鎮服外夷之道無
以易此

孝昭皇帝

元鳳六年壬丙午 元平元年丁未

元鳳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烏桓犯塞遣

范明友將兵擊之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元平

元年春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四月帝

崩無嗣武帝子廣陵王失道光承皇后詔迎立

昌邑王賀

賀昌邑也哀王罇之子

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

喪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

樂逸游畋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

所以尊壽命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

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

殷周之盛攷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大王誠意
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
而社稷安矣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
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
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
福至於涕泣蹇蹇不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
無度遂入見王涕泣曰大王知膠西之所以亡
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

所爲傲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悅其諛常與
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群小漸
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謹臣請選郎通經有
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
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
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
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
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

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願內自揆度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以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於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大司農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陰與張安世圖計王

出游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欲何之光責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臣下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之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承祖宗太

后乃幸未央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王離席以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聽日益甚恐危社稷謹與博士議皆曰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王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昌邑邸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初衛太子之子史

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令乳養武帝疾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詔繫獄者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皇曾孫乎穰還奏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曾孫高材

好學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卽皇帝位卽宣帝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人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義年八十餘貌若老嫗議者謂光置丞相用可制者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許氏帝側微時所娶議立皇后時皆心光少女成君至定乃立許氏歲餘光始封后父許廣漢爲昌成侯遂召霍

氏擅權許氏服毒之禍未二句文異

許后服毒事係宣帝本始三年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顯謂女醫淳于衍曰皇后當娠曰可因投毒藥去之成君卽爲皇后矣皇后媿身後飲附子遂煩憊崩皆因霍氏恃權立功至於擅權故事係於此

臣望謹按元平元年霍光廢立之事非丙午丁未之一厄歟大臣任社稷之寄扶顛持危受命托孤此足以見大節今光捨廣陵王而立昌邑又廢昌邑而立宣帝廢置人主若玩

嬰兒於掌股間如百金之家欲易一子且不
可而況萬乘之君乎孟軻曰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光者雖未至於篡
其心已不容誅矣

孝成皇帝

永始二年丙午 永始三年丁未

永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卒二

月星隕如雨星隕釋釋未至地滅是月晦日食涼州刺史

谷永上書言元年九月龍見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沉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送死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効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薰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十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

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笄橫捶潛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見以昭其辜主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媒媢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

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叛
下叛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
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
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饑
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
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至於陛下獨違
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

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
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
悟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
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
下留心反覆熟省上大怒三月以王商爲大司
馬大將軍上嘗與侍中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
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屏風画紉醉踞
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

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踴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故御史奏放罪惡出爲北地都尉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

爲御史大夫

永始三年正月晦日食冬罷甘泉泰畤

明匡衡之議

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百餘劉向曰皆有神祇誠未易動上恨之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泐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皆復之上頗好鬼神方術谷永上書說上上善其言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

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上不納

臣望謹按五帝三皇之盛必有敢諫之鼓誹謗之木盤盂之銘勸戒之器所以防淫邪而納諸正道帝不鑒此倘機務之暇親近儒生使圖籍日陳於前亦庶乎習聞正言習行正行何致画醉踞姐已圖與侍中日夜宴飲爲

樂哉夫八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班救其失而放獨逢其惡此孟軻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卷之二

宋 三衢紫 望 輯

明 後學 陳上選 校

金壽明

東漢

光武皇帝

建武廿二年丙午 建武廿三年丁未

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五月乙未晦日有食



之九月戊辰地震裂十月朱浮免杜林爲大司

空青州蝗匈奴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漁陽

求和親帝遣李茂報命詔罷邊郡亭戾招降烏

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皆愁思亡歸莎

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前

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 沮惟反蓋急言耳章懷說 鄯善王安上書願

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

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

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叛遣威將軍劉尚討破

之武陵蠻叛尚戰沒

臣望謹按班固論曰孝武圖制匈奴患其兼

從西國結黨南荒乃表河朔列四郡開玉門

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則知西域之道中國

久矣孝武三十年兵革幕南無王庭獨西域

不遺一鏃至是思漢威德願請都護帝謝而

絕之夷狄帝王所不臣意帝其見於此未幾
匈奴相繼遣使求漢和親帝遂詔邊郡罷亭
侯招降烏桓諸酋夫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
不受非也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均之爲降附一受一却帝何所見哉自此遂
有戊申勾引南匈奴之事交通北虜卒爲漢
家大患沉幾先物深略緯文者如是耶故臣
觀建武之丙午丁未亦中興之厄歲也

孝殤皇帝

延平元年丙午

延平元年正月改元

和帝之子生甫百日以張
太后立之臨朝聽政

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叅錄尚書事夏河

東山
垣

崩以尹勤爲司空雨水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
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
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
過半斤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

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官者皆

為庶民八月帝疾文稍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帝章

之入即帝位九月隕石於陳留冬大水雨雹罷

魚龍曼延戲詔舉隱逸選博士行樊準上

孝安皇帝

永初元年丁未

永初元年春三月日食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

吾盧柳屯田西域阻遠屯田諸羌復叛降羌布

費無已故罷之在郡縣

既罷都護諸羌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

散潰大為寇掠司空勤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半食冬詔鄧騭

及校尉任尚屯漢陽以備羌地震大水大風雨

雹

臣望謹按永初大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三

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自是災異以策免三公

遵為漢家故事嗟夫夏商之興以罪已而興

夏商之亡以罪人而亡災變之生固變理陰

陽者之過獨不曰人主一身爲陰陽之樞紐乎人主心術或有過差九重淵邃不可得而知也而每驗之於天君心有差殊則天象有變異人主之心天也敬其心所以敬天也敬天所以自敬也天之與君脈絡無間如此其可咎人哉

孝桓皇帝

延熹九年丙午 永康元年丁未

延熹九年正月辛卯朔日合詔舉至孝太常禮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臣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噪

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并寇邊初帝爲蠡吾侯受業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搗遂各立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自此始矣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

茂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公卿以下皆畏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暉勸成璿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暴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帝大怒詔下獄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殘暴百姓儉舉奏覽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求汝南太守李暲女不得至暲家載

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棄于市宦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陳蕃上疏曰陛下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嫉蕃奏議輒以中詔譴却襄楷上疏曰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_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岑竹枯栢傷臣聞

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瓚成瑨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責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帝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祠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柰何欲如黃老乎尚書奏楷誣上論刑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

子殺人李膺捕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爲部黨誹訕朝廷帝怒下郡國逮捕黨人遂下李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皆懸金募之使者者四出蕃復上書極諫帝諱策免之

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是月晦日食竇武上疏曰近者姦臣牢脩造議黨議遂收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校驗膺等

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三木謂項手

以物蒙其頭

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

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俱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十二月帝病文稍異太后臨朝竇后初立御見甚稀采女田聖有寵后素忌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竇武立章帝元孫是爲靈帝

臣望謹按是漢延熹永康丙午丁未之一厄也帝是時信宦官之讒悉指名賢爲黨人范

滂而下二百餘人皆歸田里禁錮終身漢之名賢一網而盡詩曰人之云邦國殄瘁黨禍既起名賢頓壞漢之亡基於此矣是知人才以直氣伸世道之不幸也上之人不察其心而醜其直於是乎刑誅及之孟軻氏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范滂李膺等之厄於宦官厄於刑憲非諸賢之厄而漢祚之厄也歟

魏主文帝 姓曹氏

黃初七年丙午

蜀建興四年
吳黃武五年

黃初七年春正月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初魏主丕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西部都尉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卽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爲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

官駁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勛罪帝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不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卞太后責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洪今

日死吾明日勅帝廢汝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
官削爵土夏五月魏主丕卒初郭后無子魏主
丕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被誅故未建爲嗣
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旣
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不
忍復殺其子不釋弓矢爲之惻然及是疾篤乃
立爲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
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太子叡卽位吳王權聞

魏喪八月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
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
冀捨不脩也已與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
久未幾果退

魏主明帝

太和元年丁未

蜀建興五年
吳黃武六年

太和元年二月魏主大營宮室百姓多貧困司
徒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

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勾踐欲廣其禦兒之疆

偶舉切古越地越語云
勾踐之地北至禦兒

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

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
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去病中才之將猶
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
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
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若且先成象
魏修戒池其餘一切湏豐年專以勤耕農爲務

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三月
丞相亮率諸軍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
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
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

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

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

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今當

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十二月魏立貴嬪毛

氏爲后初魏王獻爲平王納虞氏爲妃至是不

得爲后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

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紂還鄴宮魏議復肉刑

鍾繇上書遂不果行

臣望謹按魏丙午丁未亦數之一厄也帝方以司馬懿受詔托孤及代魏之天下者司馬懿之子孫也魏曹操以姦謀潛移漢鼎司馬懿踵操故智陰謀魏祚世運之變遷固如是

哉是以有國有家者每欲戒堅冰於履霜必智超物表識照幾先者可以察之不然將失人矣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卷之三

宋 三衢柴 望輯

明 樛李 沈振鷺
王錫祚校

西晉

世祖武帝 姓司馬氏

太康七年丙午 太康八年丁未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食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

位 五月鮮卑慕容廆寇遼東七月朱提山崩隄
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郡國大水十二月河陰
雨赤雪二頃

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朔日食太廟殿陷四月齊
國大水隕霜傷麥六月魯國大風拔木壞廬舍
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十二月郡國
五地震

臣望謹按晉太康初平吳天下一統至是丙

午丁未謂之歲厄不可然臣觀是歲災異獨
甚前代何歟蓋太子立國之本帝以不辨菽
麥膺儲副之寄文色戕性之斧帝以元年吳
平二年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惟天生聰明
時又表正萬邦不辨菽麥以之立身且不可
況可使之君天下吳患已平晉憂方大而帝
遊宴無度後宮至以竹葉插戶塩汁洒地導
引帝車此何爲者夫天心仁愛人君故必先

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不從然後絕之今災
異甚矣而帝不悟昏德淫行傳笑外國至是
鮮卑慕容廆每歲入寇亂華之階實啓於此
孟軻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家必自毀然
後人毀之信哉

東晉

孝穆皇帝

永和二年丙午 永和三年丁未

永和二年

前涼張駿太元元年 後趙石虎建武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十年 後

蜀李勢嘉寧元年

春二月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三月以顧和

爲尚書令

和有母喪固辭不起

殷浩爲揚州刺史夏四月

朔日食趙攻涼州謝艾

主簿將兵破之時李氏據

蜀稱漢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袁喬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溫從之十一月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

伐漢溫等深入人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但恐得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永和三年

前涼張駿太元二年後趙石虎建武十三年前燕慕容皝十一年

後蜀李勢嘉寧二年是年漢亡

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笮橋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固志勢漢李勢輿觀面縛詣軍門降送至建康詔封勢歸義侯○夏趙

築華林苑

趙王石虎發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於鄴北

臣望謹按晉永和桓溫伐蜀晉自南渡立國江左以蜀為首以荆襄為脊以淮為尾晉既失蜀將何以圖中原歟桓溫以永和二年伐蜀三年平蜀而還亦可謂晉世盛事也臣固以平蜀之年亦為晉之厄歲何歟兵者柄也人主大柄之所在也帝以溫英畧過人授之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軍事荆

州刺史上流之勢溫既專制之而朝廷之尊
及拱手於溫克蜀之後溫遂專制朝廷自穆
帝既往越及四葉皆俛首下心聽命於溫寧
康元年溫以大司馬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
於新亭都下人情洶洶溫意欲誅王謝因移
晉祚尚賴天意不從溫以疾死不爾殆哉故
晉永和丙午丁未不可謂非歲運之一厄也
是知富貴威福人主之操柄不容輕授非人

誠有見於此

孝安皇帝

義熙二年丙午 義熙三年丁未

義熙二年

魏拓跋天賜三年 後燕慕容熙光始六年 後秦姚興弘始八年 南

涼秃髮傉檀洪昌五年 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六年

秋八月劉豫遣將軍毛修之討譙縱九月譙縱
稱蕃於後秦姚興拜縱為相國冬十月論建議
功封賞劉裕等各有差

劉裕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

公自餘封

十二月丙午月掩心在危

義熙三年

魏拓跋天賜四年 燕王高雲正始元年 後秦姚興弘始九年 南梁

禿髮傉檀洪昌六年

北涼沮渠蒙遜末安七年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 是歲慕容氏亡

舊大國二南涼北涼南燕西涼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僭國

閏二月劉裕殺

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

何無忌言於裕

桓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裕因言仲文桓胤有謀皆族誅之

六月赫連

勃勃自謂夏后氏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秋

七月朔日食

臣望謹按義熙元年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

中軍事義熙丙午丁未皆裕都督日也裕至

是已蓋不臣之志矣卒之代晉之天下者裕

也謂是非厄歲不可是以有天下者貴於知

人者任使云

南宋

孝明皇帝

姓劉氏

泰始二年丙午

北朝魏顯祖獻文天安元年

泰始三年丁未

北朝魏顯祖獻文皇帝興元年

泰始二年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稱帝於尋陽
年號義嘉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
甲午內外戒嚴遣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討
車駕親御六師頓中興堂六月大破賊子勛等
並賜死宋主旣誅子勛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
綏等十三人松滋勸上故殺之世祖二十八子於是盡矣宋主立其
子昱為太子先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

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

者納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徐

州刺史薛安都與益梁兗豫汝南六州刺史乞

降益蕭惠開梁柳元怙充畢衆敬豫殷孚汝南常珍奇上以南方平欲示

威淮北乃命鎮軍將軍張朮中領軍沈攸之將

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

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

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宋主不從謂蕭道成

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
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惧
而叛汝南太守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
自救魏遣尉元出東道救彭城張永沈攸之進
兵逼彭城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
糧道

泰始三年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
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枕尸六十

餘里上以敗書示興宗曰我魏世由是失淮北

四州豫州淮西地冬十月宋以千金贖義陽王

昶于魏十二月常珍奇復歸宋珍奇雖降魏實懷二心劉劭以

書招之復歸宋

臣望謹按裴子野論曰昔齊威矜於葵丘而
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
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
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

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宇內塞開
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
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向
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
蟣蝨生介冑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
播獲肯堂豈云易哉

梁

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

普通七年丙午

北朝魏明帝
孝昌二年

大通元年丁未

北朝魏明帝
孝昌三年

普通七年冬十一月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
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
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
七萬五千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

夏侯亶爲二州刺史

胡寅曰梁武三築淮堰至
是十年死者蓋數十萬人

然後能取壽陽所得纔七萬五千口勞費
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亦甚哉

大通元年春三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冬十月
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克之慶之俘斬畧盡尸咽渦水十一月
梁以蕭淵藻爲北討都督鎮渦陽

臣望謹按梁之亡形始此佛西方之法也以
中國之君而習西方之法是中國不自中國
也侯景之禍是以終見餓死臺城爲天下笑
惜哉夫西方之地可以西方之法治之中國
君臣父子禮樂刑政人主日理萬機之不暇
哉

陳

後主姓陳氏

至德四年丙午

隋開皇六年後梁主琮廣運元年

禎明元年丁未

隋開皇七年是年梁亡

至德四年十月陳以江總爲尚書令

時上荒淫於酒色與

總等文士十餘人張孔二貴妃共坐曰狎客日夜賦詩飲酒不恤政事不虞外難猝至係至德

二年事今以總見
為尚書令故附此

禎明元年五月日食秋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
呂公北朝隋主議伐陳之計隋主問取陳策於
高顛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
量彼收穫之際徵召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
守禦之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
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
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

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

居効反地藏也

密遣行人因

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

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

弼及光州刺史高勵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

平江南之策陳後受蕭巖等降隋主益怒謂高顛

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拯舊

說無反語音蒸
之上聲救也

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

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

梯山責反

又桑谷反木名曰若彼惧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求

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

右前後置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

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艫等舩陟格反舩音猛小

舟各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

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

厭一陟反厭鎮也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

無閹閹競排詆之詆丁禮反毀訾也除大市令華鬱鬱

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

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

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于今

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

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

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

場日蹙疆紀良反界也場益羊反畔也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

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

丙丁龜鑑卷之三
三
斬之

臣望謹按禎明三年隋遂滅陳則至德丙午
禎明丁未豈非陳之厄歲乎雖然陳以是年
爲厄歲隋以是年爲興運乃知隋不能亡陳
陳實自亡也向若陳主因章華之諫而反身
修德雖有百隋無奈陳何數雖逢厄安能厄
之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卷之三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卷之四

宋 三衢柴 望輯

明 樵李 金壽明
顧雲鶴 校

唐

太宗皇帝 姓李氏

貞觀二十年丙午 貞觀二十一年丁未

貞觀二十年三月乙巳上至自高麗 帝往高麗是時運京

師 閏月癸巳朔日食秋八月上自詣靈州招撫

遣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岫摩支降江夏王道宗兵

渡磧延陀拒戰道宗破之駕至浮陽回紇等十

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納之置六都督

七州以撫之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九月辛

亥靈州地震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以

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時上將

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

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

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素

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

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達李世勣水

陸並進以討之夏作翠微宮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以上

得風疾苦於盛暑立李素為燕然都護統瀚海等六臯

蘭等七州七月作玉華宮立皇子明為曹王曹王

明母楊氏巢刺王發江南人造大船欲復征高麗也

臣望謹按五帝三皇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太宗因蓋蘇文弑君之事故舉高麗問罪之師宜矣誅其賊弔其人置君而去之可也伐之不克不勝其忿益欲發兵擾之使不得耕種是以暴禁暴也吁輪臺之詔武帝晚年而有此悟鴨綠之師太宗晚年而有此失遂使平日躬行仁義之功反貽萬世不克終之

誦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哉

中宗皇帝

神龍二年丙午 景龍元年丁未

神龍二年閏正月太平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竟不視也各開府置官屬二月置十道巡察使三月大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

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袁楚客致書
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今不早建
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
二失也崇尚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
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
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爲
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奢
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

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

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

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夏

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

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上少

解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

督周仁軌斬之五月葬則天皇后后神龍元年十一月壬寅

崩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

暉崖州桓彥範瀧州張柬之新州袁恕已賓州
崔玄暉白州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勲封七月立
衛王重俊爲皇太子時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
穢行榜於天津橋上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
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
上可其奏大理寺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
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敬暉於瓊州彥範於
瀧州柬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崔

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遂
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
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
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
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鬻而殺之恕已素服
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
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
史中丞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

代間

猶言世間
避太宗諱

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

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
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爲三思羽
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三
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

武氏廟以
祈雨應復

六月朔

日食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
尤忌太子安樂公主又言於上請廢太子太子

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
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
於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
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
多祚太子走爲左右所殺

臣望謹按唐之大有功者無如五王其大可
罪者亦無如五王張東之袁恕已等諸王第
知撥亂反正廢武后復唐天下而不知以大

義虜非常之變者不能首為唐室討罪人是也且武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逋四海九罪也夫以故時宮嬪已髡首為尼乃移其鐘簾改其國姓致干天位負九大罪則於高祖太宗豈有

婦禮於中宗豈有母道兵既入宮當即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辭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於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今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顯冊仍皇帝之號以此見五王雖能及正明辟非因武氏之疾勢有

可乘亦不敢動是平日雖有戡亂之心意氣忠果而謀慮淺近使禍本不除諸武遺恨焰然復戮卒之身受其禍夫五王固無善始要終之慮中宗亦豈有見遠識微之明五王不慮三思之能反噬中宗獨不思三思爲后黨已與五王不共戴天之讐帝不早殺三思三思卒殺五王旣殺五王又謀廢太子向非太子以矯制盡誅武氏則唐未必爲唐也首尾

二三十年間君臣虧義父子寡恩貽笑後世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代宗皇帝

大曆元年丙午 大曆二年丁未

大曆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劉晏第五琦理天下財賦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所言多讒毀

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
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
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
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
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
之煩托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
之太宗朝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
仗家儀衛者無得闕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

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
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夷陵至於今日其所
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門羣臣猶莫
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
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箝口結舌
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
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誅謗貶峽州別駕秋八月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

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
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
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
可測也十二月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召之不
至聚亡命數萬縱其剽掠擅留漕米二萬斛藩
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
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
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身授之智

光嫚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
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
臣過失而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
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屢請討之不許

大曆二年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二月

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

魚朝恩奏以光

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衛州進

士高郢

以井反

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

寺增輝國家未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
何福之爲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
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民以禳禍今興造急
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
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始上好祠祀未甚
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
甚不食葷血與鴻漸等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
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卷之五

宋 三衢柴 望輯

明 馮李 沈元禎
沈啟先 校

唐

敬宗皇帝

寶曆二年丙午

寶曆二年二月丁未裴度守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李逢吉黨百計毀之度是年正月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多難以來茲事久廢今宮闕營壘百司解宇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整葺然後可往 upper 曰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五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畧卒其子同捷反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其子延嗣自稱節度使秋八月幽州兵馬使李載義

殺朱延嗣道士捨祖歸真說上以神仙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十一月李逢吉罷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嘗忽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上遇害樞密使王守澄迎江王立之卽是文宗率兵誅克明等

文宗皇帝

太和元年丁未

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尋復中變處厚於延英極論上再三慰勞之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臣望謹按自古宦官用事姦臣專權未有不亡者唐末是也人主機務之暇所當以儒生學士講論經理及前代興亡得失而帝日與閹寺克明等擊毬飲酒爲樂此豈爲君之道宰相所與共天位治天職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播何人哉帝以平章事擢之播入朝以銀帛數千萬計遂得超擢吁鈞衡之任如售牙驢之直禁嚴之地絕類詼諧之場身不隕國不喪臣不信也故

臣觀寶曆太和之丙午丁未非天厄唐唐實
自厄之也

僖宗皇帝

光啓二年丙午 光啓三年丁未

光啓二年正月邠寧朱玫叛寇鳳翔田令孜迫
乘輿幸興元上爲普王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
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令孜驕橫禁制
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

滿李克用進逼京師表請誅令孜請上幸興元

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宰相

朝臣皆不知時令孜弄權再至播遷天下憤疾

李克用王重榮引兵追逼乘輿上發寶雞留楊

晟時正守散關典元時軍民雜採鋒鏑縱橫神

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

前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長驅攻散關不克

嗣襄王煜於云反又於問有疾召驛馬玫所得

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二月車駕至興元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勅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

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盍改圖以利社稷乎蕭遘曰主上踐祚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

9月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焜權監國事改元建正

五月丙戌有星孛於星尾七月秦宗權陷許州
八月王潮陷泉州幽州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
以其子匡威爲留後九月有星殞於揚州十月
丙午攻奉嗣襄王焜爲帝改元未正尊上太上
元皇帝以攻爲大丞相十二月攻將王行瑜自
鳳州引兵歸京師攻方視事行瑜遂斬之并殺
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師士民死者蔽
地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焜殺之詔

以行瑜爲節度使

光啓三年張全義初至爲河南尹白骨蔽地荆

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

初東都經黃巢之亂

全義麾下纔

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
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
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
懷流散勸之種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
由是民歸之如市

臣望謹按禮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侮不
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
所近也令孜刑人也不當近而帝近之按令
孜於帝潛邸有舊帝欲不忘令孜賞之可也
而輕於爵之祿之可也而輕於信之自令孜
爲左神策中尉凡事一由令孜故黃巢平後
諸鎮犯闕乘輿播遷皆令孜所致也威福者
人主之大柄以大柄而付之闈寺之手其悖

逆也固宜信乎夫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
人

後晉

出帝 姓石氏

開運三年丙午 開運四年丁未

開運三年 是歲凡四國三鎮 正月契丹寇定州二月壬

戌朔日有食之秋唐將王建封攻拔建州王延
政乞降至金陵封爲鄱陽王王氏二世七主通

六十年而亡九月相州張彥澤破契丹於定州

唐將陳覺攻福州李仁達兩嘗遣張名救之破

唐兵十月冊皇太妃安氏立吳國夫人馮氏爲

皇太后契丹遣瀛州守將劉延祚詐降以誘我

師朝廷信之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時

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餽運者甚艱苦

下勅榜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疋銀萬兩十一月晉

師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威奏請益兵詔悉發

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爲

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十

二月遇契丹於中渡橋王師不利李穀自書密

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

州河陽以備奔衝開封府尹桑維翰以國家危

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

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

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杜

威與張彥澤李守貞朱彥名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降命中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未明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携劍驅後宮十餘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

之帝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契丹主賜晉王手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噉杜覽反又徒澀反食也亦作啗帝心稍安上表謝恩

開運四年正月朔契丹至大梁晉主與太后以下迎于封丘門外契丹辭不見契丹主入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

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
三月契丹主發大梁晉主與李太后馮后等俱
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
送之晉主在途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
舊臣無敢進謁者獨感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
相對泣下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我
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以晉主爲負義
侯置於黃龍府

黃龍府慕容氏和龍城也
晉主後以壽終於契丹

契丹

立蕭翰爲節度使

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

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時
契丹主立翰爲節度而去

翰聞劉知遠擁兵

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
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
翰迎而立之以爲帝翰乃辭行復歸契丹

臣望謹按夷狄之與中國斷斷然若天冠地
履之不可易首足之不可倒置高祖親以臣
子之禮事契丹又賂以中國土地藉其兵力

取天下是自養虎貽患也後世子孫兵不能
強國不能富遠不肯臣事契丹是編虎鬚而
撥其尾烏得而不反噬宗祀顛覆車蹕蒙塵
悔之何及蓋晉非我中國也以夷狄而居中
國非也屈中國以事夷狄尤非也此晉以夷
狄得天下而亦以夷狄失天下也

後漢

高祖皇帝姓劉氏

天福十二年丁未

天福十二年

即晉開運四年

六月帝至洛陽命防禦郭

從義先入大梁清宮禁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

妃帝至大梁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

稱天福年曰吾不忍忘晉也

帝名知遠沙陀部人世居太原晉高

祖即位以知遠爲河東節度使開運二年封北平王四年少帝北遷帝即位晉陽稱天福十二年按徐無黨曰天福晉高祖年號也自八年改爲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依舊稱晉年號捨開運而追續天福爲十二年初契丹留幽州

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

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

杜威據此反

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

杜威

拒守帝屢遣人招

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及食盡威出降城中餒死者十七八時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并將校數十人郭威請殺

杜威

牙將百餘人

并威家

賞籍之以賞戰士從之

威

爲太

傳兼中書令楚國公

臣望謹按秦之亡以嚴誅峻法漢之興以寬仁大度自古易姓之國興亡皆有其故劉氏繼晉而興者也幽州之民不當殺而帝殺之張璉既降不當戮而帝戮之

杜威

罪大不當赦而帝赦之孟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也帝皆爲之信乎不能以長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顏堂訂正丙丁龜鑑續錄卷之六

明

樵李

沈道明
金星校

宋

真宗皇帝

景德三年丙午 景德四年丁未

謹按宋真宗皇帝承二聖重光之業值兩儀交

泰之運朝野晏安民極蕃庶卽位以來勵精圖治固當厄歲變災爲祥故日應食而不覩星旣聚而遄伏慶雲迭見年穀用登豈可槩以厄歲目之殆書所謂吉人吉其凶者歟然前此地震星孛水旱薦臻西涼侵擾契丹入寇倘非寇準主親征之議則乘輿幾於播遷宗社或爲之墟矣厥後昧於聽察惑欽若浸潤之譖以致諂諛並進故時有五鬼之譏而乃謬述神怪啓人主

誇侈之心遂祠泰山祭汾陰僞引天書妄稱神語殫土木之工糜道路之費瞽黎民衎戎狄亦豈持盈守成之道哉武以若呼萬歲者三若有景光者十二嘗惑於文成五利矣尋悔其非而諛之夫天何言而復有書真宗旣知其非而惑於欽若是尤甚於文成五利而不悔又恐王旦之不可乃曲宴而重賂之則是臣以此欺君君以此欺心交相以此而欺天下後世吾誰欺欺

天乎故其流之弊至於溺信方士築神霄寶籙之宮則其効尤卒至於敗是亦作俑之過可不慎歟

英宗皇帝

治平三年丙午 治平四年丁未

謹按宋英宗皇帝乃仁宗兄濮王之子以無嗣而立之自防禦宗正之命以謙冲而屢辭之及皇子之召復畏托而進其才固可見矣卽位之

初遽得憂疑之疾尋聽讒間失太后之歡心若非大臣匡輔兩宮幾於成隙矣故治平以來雨暘愆期災異數見白虹貫日彗孛如月風霾震地歲饑民流朝綱漸紊邊鄙失寧中尉之臣以私害公以邪奪正未幾宮車晏駕儲君邪立富韓歐馬之倫漸見疎外安石惠卿之流進矣謂之厄歲寧不信然

欽宗皇帝

靖康元年丙午 靖康二年丁未

謹按歷代丙丁之厄未有若靖康之甚也蓋自宣和以來宴安日久上下驕縱徽宗恬於佚樂留意華靡惑法術伎藝之能耽聲色玩好之奉信任非人不恤國事授蔡京以政權委童貫以兵柄命王黼朱勔之流興土木花石之役以致天怒人怨財殫力竭妖異數見而不警諫諍屢陳而不顧釀成傾覆流離之難乃欲脫禍於子自以爲高拱無爲殊不知虎兇出柙龜玉毀楨又豈能逃其責哉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欽宗以庸懦之才當顛危之勢利害莫分優柔不斷納种師道之言而不能用用李綱之策而不能終金人暫退遽以爲安而不急守禦之備及其再至乃束手就虜矣可不惜哉可不痛哉嗚呼生民何辜而惟此禍患故謂歷代丙丁之厄未有若靖康之甚也

孝宗皇帝

淳熙十三年丙午 淳熙十四年丁未

謹按炎運中興兩朝授受之際君臣父子彝倫之道亦已備矣三代而降其文物之盛鮮見其比詎可謂之厄歲哉然自姦儉主和朝廷厭兵累世之業不復戴天之誓不報有可爲之勢而不爲而乃含詬忍恥偷安一隅因仍立國以娛歲月使忠義之士扼腕切齒此上皇之失計終

於其身而已孝宗雖繼恢復之志其中外之臣銳氣已隳而不復振矣今觀丙午丁未之末歲時有雨雹旱暵之災而能側身修行以禳之故爲害亦輕况國有大喪人君躬行終服之制亦盛時之一厄歟

理宗皇帝

淳祐六年丙午 淳祐七年丁未

謹按宋自開國以來都汴者九世凡爲年一百

六十有七其享國最久莫若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也及南渡中興駐蹕臨安者七世凡爲年一百五十有三而理宗享國幾於仁宗夫豈偶然哉仁宗當全盛之時天下殷富朝廷清明規模宏廣如四時春夏之交萬物蕃庶至於理宗之世形勢輒隘氣象委靡時閉塞而成冬萬物爲之孳斂蓋年雖同事則異况當丙午之厄歲水旱相仍邊境多虞時在位日久怠於政事嬖寵

日盛飲宴類數倡優伎術之流出入宮禁端平之政已衰以彌遠有扶立之功子弟憑藉恩寵徇私廢公以致三學之士果土封章方寢起復之命未幾似道登庸北兵寢盛國勢日危可勝歎哉

續丙丁龜鑑錄序

世傳丙午丁未爲厄歲予始未信大德十年丙午越郡水明年丁未吳郡旱於是浙省命官出粟以賑之既乃大疫民遑遑往來就食甚而鬻妻捐子道路餓孍相枕籍予時甫在幼至今猶能記憶後聞故老言昔有著丙丁龜鑑者脩載其事惜未見也近偶獲是編乃宋理宗朝三衢柴望所進上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迄五代漢

天福十二年凡一千二百六十歲值丙午丁未
二十有一撫前史災異兵變之迹斷以禍患感
召之由其間災異之疏密禍患之輕重莫不係
乎君臣之賢否政令之得失天理人事瞭然在
目其憂國憂民之心可謂至矣然以宋三百餘
年五值丙丁則諱而不書予因輯而錄之以補
其闕焉或者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豈二聖之德不足以彌耶抑數之當然而理

不可以勝耶予曰否不然夫水之與旱固謂予
數向非二聖之治則其民無遺類矣然世之災
異亦未嘗絕故成王悔過偃禾反風宋君一言
熒惑退舍下至州郡之守苟能修政則有虎北
渡河蝗不入境之異其明効大驗信不誣矣矧
洪範九疇陳天人之應具載方冊箕子豈欺我
哉竊嘗怪六甲之中爲午者五何獨厄於丙丁
耶蓋必有其說也嘗扣之陰陽家者云丙丁屬

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又云
丙祿在巳午爲刃煞丁祿居午未爲刃煞奚獨
歲爲人或犯之亦大咎也雖然數固不可逃而
理則可推歷觀前代廢興之理槩亦可見矣傳
不云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由此而知天下之安危係乎一國之主夫在
上之人而能側身修行苟厄於數而不厄於理
則變災爲祥矣不然則固非厄歲妖孽曷得而

息禎祥曷得而臻乎有國者可不鑒歟可不慎
歟

至正二十三年乙巳重九日

續丙丁龜鑑卷之六

樵李錢士昌

費慧

陳鋐

顏雲鶴全校

元

成宗皇帝

大德十年丙午

大德十一年丁未



十年春正月太白犯建星閏月太白犯牽牛復
犯壘壁陣晉寧與寧地震不止二月太陰犯辰
大同路暴風大雪壞民廬明日雨沙陰霾馬牛
斃人亦有死者三月歲星犯亢道州營道等處
暴雨江瀧山崩漂盪民廬溺死者衆柳州及濟
州任城等饑夏四月填星犯亢廣東諸郡吉州
龍興道州柳州漢陽淮安皆饑贛縣暴雨水溢
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鷄卵麥及桑棗皆損真定

河間保定河南蝗五月大都真定河間旱蝗平
江嘉興諸郡水傷稼六月太陰犯羅堰土星犯
亢大名益都易州大水景州霖雨龍興南康諸
郡蝗秋七月太陰犯牽牛宣德等處雨雹傷稼
大同之渾源隕霜殺禾平江大風海溢漂民廬
舍道州之武昌永州之興國黃州之沅饑八月
歲星犯氐熒惑犯太微垣上將壬寅開城路地
震先是晉寧冀寧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

大震王宮及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成都饑九月己巳熒惑犯太微垣言執法復犯左冬十月太白犯斗六陰犯畢犯井吳江州大水十一月歲星犯房太陰犯虛及熒惑熒惑犯亢氏武昌路火益都揚州辰州饑十二月帝有疾太白見歲星犯東咸太陰犯氏是年成宗皇后卜魯罕伯娶真氏謀貶順宗妃荅吉與其子仁宗往懷州

十一年春止月丙辰朔帝崩於正德殿二月武宗聞計自按台山至於和林諸王勳戚畢會合辭勸進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后弘吉刺氏及王愛育黎拔力八達自懷州還大都奔喪出居舊邸成宗后卜魯罕恐武宗歸必報前怨乃命取安西王阿難荅失里來京師遂與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作亂推成宗后卜魯罕稱制而已輔之時哈刺哈孫稱疾守

宿掖門密持其謀陽許之夜遣人啟愛育撥力
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卒至恐變生不測當先
事而發王卽白於太后曰大行晏駕德壽兄薨
諸王皆疏屬與兄遠在朔方此輩潛謀不軌變
在不測當先圖之遂定計誅阿忽台怯列等而
遣使迎帝夏五月至上都愛育黎侍太后來會
左右部諸王畢至乃構皇后卜魯罕以私通事
出居東安州賜死執安西三阿難荅諸王明里

鐵木兒等亦皆賜死遂卽皇帝位於上都建州
大雨雹真定河間順德保定等蝗六月太陰犯
南斗杓星汴梁南陽歸德江西湖廣水保定屬
縣蝗秋七月太陰犯亢江湖大水熒惑犯南斗
安西等郡旱饑江湘湖廣江西河南兩淮諸郡
饑八月江南東昌汴梁唐州延安潭沅歸澧興
國諸郡饑冀寧路地震河間真定郡蝗隆平文
水平遷祁霍邑靖海容城東鹿等水九月車駕

至自上都太白犯右執法復犯左襄陽霖雨民
饑冬十月太白犯亢太陰犯明堂杭州平江水
十一月太白犯房盧龍溧河遷安昌黎撫寧等
縣水太陰犯東斗十二月山東河南江湘饑

順帝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至正二十六年春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
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海州地震如雷

穎榆縣吳山崩是月我 大明兵取高郵府夏
四月我 大明兵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
穎諸州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六月汾州介休
縣地震平遙縣大雨雹紹興山陰縣臥龍山裂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徐溝縣地震介休縣大水
石州大星如斗自西南而落太白經天九月李
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龍誅之冬十月興
化地震有聲如雷十二月滿城洛水和順崖崩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
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庚子我 大明
兵取松江府癸卯我 大明兵取沅州路是月
元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基推
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三月丁丑朔
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庚子元都大風
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是月山東地震
雨白鼈夏五月朔大名路白氣二道旦天大同

隕霜殺麥山東地震雨白鼈六月丙午朔日食
晝晦丁巳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
光燄燦宮人震懾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
樹飛去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秋七月丁酉
絳州星隕光耀如晝龍見于臨胸龍山大石起
立九月丁酉我 大明兵取通州丁亥我 大
明兵取無錫州辛丑我 大明兵取台州路特
台溫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冬十月壬子元

罷擴廓帖木兒官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
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顏高
等皆叛之顏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造襲懷慶
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
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
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第脫因
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
任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

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
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顏高統之詔下擴廓
遂退軍澤州己巳我 大明兵取溫州十一月
壬午我 大明兵取沂州癸未我 大明兵取
慶元路戊子我 大明兵取嶧州辛丑我 大
明兵取益都路丁未我 大明兵取穀陽路戊
申我 大明兵取濟寧路己酉我 大明兵取
萊州遂取濟南及東平路丁巳我 大明兵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延福興泉漳汀潮諸路皆
陳友定所據庚午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